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八一六次会议

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恩迪亚耶先生	(塞内加尔)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盖冈-穆赫辛夫人
	日本	别所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维特恩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科莱曼先生
	乌拉圭	卡里翁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

议程项目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S/2016/780)

2016年9月22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6/809)

2016年11月10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6/96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39152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S/2016/780)

2016年9月22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6/809)

2016年11月10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6/966)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卡西姆·韦恩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阁下、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海尔·门克里欧斯先生，以及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若昂·瓦莱·德阿尔梅达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与会者注意文件S/2016/780，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以及文件S/2016/809，其中载有2016年9月22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我还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966，其中载有2016年11月10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一份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韦恩先生发言。

韦恩先生（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苏和副秘书长，感谢主席国塞内加尔召开这次非常及时的讨论会。作为一名曾在非洲联盟委员会工作了20多年的前工作人员，我也必须承认，能够就一个不仅对非洲，而且对我们集体安全制度至关重要的议题向安全理事会作通报，我感到特别荣幸，也非常感激。在非洲联盟（非盟）工作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曾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努力，显然我坚定地致力于发展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因为我坚信，除了两组织之间发展密切的伙伴关系之外，没有其他替代方法。我很感激能在联合国担任新职务，为加强这一伙伴关系作贡献。部长先生，我再次感谢你主动召开这次非常及时的会议。

（以英语发言）

在发言的开头，我要陈述若干事实。首先，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开展合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战略性伙伴关系——一种基于对《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创新性和前瞻性解读的更强有力伙伴关系。毫无疑问，今天的辩论会将有助于发展这种伙伴关系。苏和先生今年5月在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见S/PV.7694），评估了在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领域加强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那场辩论会是在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年度磋商启动10周年之际举行的。

秘书长一再强调，加强全球和区域伙伴关系绝对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非洲。他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伙伴关系的报告(S/2016/780) 证明了多年来彼此为建立两组织间战略关系所付出的共同努力。特别代表海尔·门克里欧斯先生很快将介绍这份报告。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也至关重要。我注意到，两个理事会现在每年都在纽约和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尽管仍需鼓励进一步协调彼此努力，但各方一致确认，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可在许多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

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也通过一年举行两次会议的联合工作队和一年一度的对口会议，加强了战略层面的合作。下一次对口会议计划于1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这也包括每月举行主管一级的视频电话会议，而且进行工作层次的日常互动沟通。作为一项创新举动，本月晚些时候，秘书处将召集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专家在总部进行一次以熟悉情况为目的的访问，使他们对秘书处内部流程有更好的认识 and 了解。

我要谈的第二点很自然要从伙伴协作转到业务层面。在这方面，我要提到在业务支持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已突出强调此种进展。十多年来，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就规划和支持和平行动开展的有力合作已成常态。这包括在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国从非盟行动过渡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相关经历，与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一道，对混合行动进行的联合管理，以及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等非盟所主导特派团提供的由摊款供资的一揽子后勤支助。

在对13年业务层面的合作历史进行评估的过程中，9月份题为“非洲联盟-联合国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现行经费筹措和支助机制的联合审查报告”的报告(S/2016/809)第一次向会员国全面阐述了过去使用过并仍可随时使用的各种机制，并且就各种重要经验教训提供了一般性结论意见。我谨提请安理会注意，报告中5项结论意见中有2项指出，联合国应当针对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所面临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作出调整，无论是在安理会自己进行的干预，还是在支持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方面。

我要引用几个统计数据来说明非洲对维和以及维和对非洲的重要性。16个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有9个部署在非洲。光是这些特派团就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军警人员总数的83%，以及核准拨给维和行动资金总额的86%。截至7月份，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警

人员最多的30个派遣国中，非洲国家占了20个。所有维和军警人员中大约有50%来自非洲联盟成员国。

接下来我谈第三点。非洲当前冲突的复杂性和观察到的趋势突出显示，必需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及支持此种行动的业务合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务实和注重结果，并且作为当务之急应当满足实地需求、协助各国及受重创社区翻过暴力及冲突的一页，以及在已实现和平的地方巩固和平。

我们认为，这可加强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过去数次发出的呼吁，即寻求确保为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灵活和可持续筹资的途径。

秘书长在其2015年9月2日关于联合国和平行动报告中，赞扬非洲联盟致力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包括为未来非洲联盟和平行动提供25%的资金。他接着敦促各会员国抓紧考虑联合国能如何回应这一举措。7月18日，秘书长欢迎在基加利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作出的历史性决定，提出实现依靠自己力量，特别是在非盟和平与安全预算方面依靠自己力量的具体步骤。

今天的辩论会是各会员国开始回应的一次机会。通过这样做，它们将增强联合国的作用和加强区域对策。

我们秘书处方面将继续与非洲联盟密切协作，以便尽可能形成秘书处与委员会之间协调的做法。为此，我们自然依赖我们驻非洲联盟的办事处，我谨赞扬该办事处在加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伙伴关系方面的核心作用。我在非洲联盟委员会供职时曾有过与驻亚的斯亚贝巴办事处共事的经历，因此，我可以证实该办事处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做出着优质及有力的贡献。为加强该委员会的能力及资源而做出任何努力，当然都是建立两组织间更为有力伙伴关系的可喜步骤。

有时似乎每一个组织单独行动更为简单，因为一考虑采取密切合作的具体步骤就会出现障碍。

倾向往往是突出挑战而非创新性合作机制，但是我们正是需要鼓励和推动这种创新，以便规避这些挑战。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合作不论存在怎样的挑战——这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事实上，除了加强伙伴关系别无他途。现在大家明确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组织能够自己有效应对当今日趋错综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秘书长在其2012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克服这些挑战。虽然联合国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但是，非洲联盟是我们应对非洲共同挑战的最重要伙伴之一。它还表示愿意在建设和平与安全架构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已经为此付出努力。因此，通往未来的途径是创新、开创和务实。

请允许我再次感谢塞内加尔召开本次会议，还感谢安理会成员持续致力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共同努力应对我们在非洲大陆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瓦恩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东尼奥先生发言。

安东尼奥先生（以法语发言）：部长先生，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感谢你抽出时间前来纽约，以便亲自主持本次重要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塞内加尔，该国担任主席时特别注重了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战略合作问题，具体关注非洲联盟（非盟）。

（以英语发言）

诸多报告均明确显示，鉴于世界当今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当前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压力重重。当今各种危机的复杂性只可能更趋严重，对该架构的要求愈发增多。因此，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对于我们的集体安全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非洲联盟第一个采取应对行动的能力已经得到证实，这是不断演变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关键要素。自2002年非洲联盟成立以来，该联盟及各次区域组织在两种特定局面中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即：第一，在需要采取进攻行动而联合国又无法及时部署部队的任务方面，以及第二，在安全理事会无法为开始行动而调动起必要的政治共识时。非盟开辟途径，向布隆迪、达尔富尔、索马里、马里和中非共和国部署了特派团。

然而，虽然非盟具备迅速部署的授权、经验和政治意愿以便在上述事例中取得结果，但是，它无法在中长期内保持此类特派团，因为它缺乏足够的手段。为此，2015年，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其第二十四次大会常会上作出承诺，从非盟成员国摊款中支付非盟牵头的和平支助行动费用的25%。这一决定在第二十五次大会常会上得到重申，最后于今年7月在基加利峰会上通过了大会筹资决定。

在此背景下，非盟一直主张通过联合国摊款而可预测和可持续地资助非盟牵头的和平行动，此类行动是联合国无法自己开展并被认为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非盟的看法是，它在部署此类特派团时，是代表安全理事会这样做的，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安全的首要责任。

大家普遍认为，当前为非盟牵头的和平支助行动的筹资安排既不可靠也不可预测，对于快速战斗行动尤其如此。虽然合作伙伴展示了很大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我想借此机会表示，非洲联盟深切感谢合作伙伴对我们的支持——但是仍然存在一个共识，即目前的融资安排仍然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的经验证明，合作伙伴面对其自己国内的财政压力，被迫削减它们提供的支助，特别是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提供的支助。

在这方面，与非盟本身的《非洲共同立场》保持一致的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高级别

独立小组)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建议

“应在个案基础上使用联合国摊款支持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S/2015/446,第249(a)段)。

应当指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对于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的现有资助和支持机制所进行的联合审查认为,联合国的分摊会费为非洲和平支助行动提供了一种可靠、可预测和可持续的筹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同意,必须向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便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中有效地处理日益复杂的任务。证据还表明,联合国和非盟双方在确定向非盟特派团提供财政和物资支持的方式方面已经表现出相当多的创新和务实精神,包括在特定情况下动用分摊会费。经验还表明,联合国分摊会费的使用,为某些类型的特派团提供了最大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在原则上同意可提供联合国分摊会费以支持联合国授权的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并不是一个新的主张。非索特派团已经在采取这种方法,尽管是以临时性和部分的方式这样做。今天我们正在就这一关键问题进行辩论的事实表明,存在着一种战略必要性和集体政治意愿,即脱离临时性筹资安排,改为基于更大可预测性、相互问责以及两个组织各自权力、管辖范围和能力的伙伴关系。非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报告——即卡贝鲁卡报告——中提出的详细建议,为维持和平领域中的非盟-联合国战略合作关系的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个必要的演变,只会提高我们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整体效力。我们赞赏并认识到,今后几个月将要拟定很多细节,我们相信,我们两个机构可以迅速建立一个联合进程,制定更详细的执行方式,使我们能够就2017年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可预测筹资拟定一项实质性框架决议草案。我们将需要深入思考可能受益于联合国这类支助的特

派团的性质。显然,仍需要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在这一复杂领域中支持非盟,但是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将仍然是一个核心支柱。

最后,我要鼓励安理会所有成员支持通过审议中的决议草案,除其他外,它表示安全理事会愿意考虑如何实现这种伙伴关系,并列明为推进这一进程将由联合国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完成的任务。我们还谨回顾,这是一个自2007年以来一直被列入非洲联盟议程的问题,它最初出现在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的困难经历中,当时由于非洲联盟缺乏维持特派团的资金,非盟驻苏丹特派团不得不过渡为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经验清楚地表明,非盟特派团缺乏财政支助的问题对这些特派团和随后联合国特派团的总体成功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非盟被迫过早地过渡到联合国特派团。更大的可预测性将使非盟能够在把事情交给联合国特派团之前适当地稳定局势,这可能符合非盟、联合国和整个和平与安全的最佳利益。

随着旧的不确定性受到质疑,以及与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移徙、气候变化和治理困难等问题有关的新的冲突断层线的出现,国际体系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重新评估期。联合国自己不能适当地应付这些挑战;因此,与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结成的伙伴关系将变得日益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我们一起设立旨在应对这些重大挑战的适当架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安东尼奥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曼克里欧斯先生发言。

门克里欧斯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秘书长深切赞赏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塞内加尔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讨论联合国与包括非洲联盟(非盟)在内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进行合作的议题。主席先生,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曼克尔·恩迪亚耶先生阁下出席本次辩论会的事实,说明贵国和安全理事会重视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

9月，秘书长发表了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第一份报告（S/2016/780）。在该报告中，秘书长指出

“迫切需要有新的且更为强大的方式来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挑战。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建立更加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能够使我们及早、快速、连贯和果断地预防和管控冲突。”（S/2016/780，第58段）

9月29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的通报会，我应邀在会上代表非盟秘书长发言，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随后发表了一份公报，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并赞扬过去五年里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取得的重大进展。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关系，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呼吁在这两个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更系统、可预测和战略性的伙伴关系。

还应当回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再呼吁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在非洲冲突的预防、管控和解决方面加强接触。

实际上，《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刊载了与区域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原则。《非洲联盟组织法》适当考虑到《联合国宪章》，其第3条也鼓励开展国际合作。

正如安理会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在非洲所面临的冲突规模已经扩大，而且变得更加复杂，因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这些冲突造成无法容忍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的广泛破坏、绝望的人道主义局势以及难以想象的人的苦难。我们目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受到侵蚀，与此同时，经济在衰退，社会发展的成果发生倒退。

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海盗行为和海上安全面临其他威胁，以及治理机构薄弱或无效、选举争端及政治和经济排斥所造成的威胁，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部分挑战。贫穷、失业、

人口压力和气候变化也日益对他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

处理这些复杂的威胁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虽然安全理事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最终责任并在解决非洲的这些威胁方面作出了大量投资，而且非洲联盟及其各区域经济共同体也继续在非洲大陆竭尽全力这样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联合国、非盟或区域共同体都无法单独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些威胁。联合国与非盟和各区域共同体之间的协作是绝对必要的。

在过去十年中，联合国、非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处理冲突方面加强协作，制订了大量做法，特别是在和平行动和调解领域。我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处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在加强两组织合作和协作方面正在取得良好进展。

例如，我们在苏丹和南苏丹采取了更加协调一致的干预措施，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领导的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在联合国特使和许多其他合作伙伴支持下，干练地领导了调解努力。另一个例子是布隆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支持东非共同体调解人、坦桑尼亚前总统本杰明·姆卡帕针对该国作出的努力。

此外，我们还开展日常工作层面的互动，举行各个级别的每周和每月会议，包括举行总部之间的视频会议，以及每年举行两次联合国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高级别领导层联席工作队会议。

在和平支助行动方面，联合国继续支持非洲联盟委员会努力管理和实施由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由非洲领导的和平行动。这些行动范围广泛，包括从非洲联盟在索马里的介入到多国联合工作队打击博科哈拉姆的举措以及区域工作队参与打击上帝抵抗军的行动。我们的合作还包括支持非盟作为对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各种危机局势的第一应对者。

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特点是各种临时性协作活动不断增加，对迄今为止这种伙伴关系的

审查充分表明，现在这两个组织应该迈向更加结构化、系统化和更加可预测的伙伴关系，简而言之，应该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不应该每次面临非洲大陆新的冲突，就不得不重起炉灶。若要建立一种更加结构化、系统化和更加可预测的伙伴关系，就意味着两个组织内部的机制应该都已经到位并开始运作，确保从早期预警和预防冲突到调解及和平支助行动乃至冲突后重建和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够尽早并持续不断地共同协作。

这两个组织不应该是开展一系列临时性协作，而是要采用可预测和结构化的做法，根据考虑到相对优势的共同原则，采用分担责任的做法，来应对非洲大陆上所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我必须强调，联合国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对新出现的和目前的冲突局势进行联合评估和分析，制定连贯一致的预防冲突战略或以任何其他形式管理或解决冲突的办法，以及向这两个理事会提供有关事实、解释和建议，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两个理事会就更有可能决定采用共同做法来促进协作。

虽然安全理事会将始终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每一冲突，但联合国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还可以做更多工作，以这种方式为管理和平行行动提供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加强伙伴关系联合框架的草案已经存在，如果这一框架得以完成，可以使两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制度化并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方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当然发挥着关键作用。过去几年来，两个理事会在加强相互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两个理事会5月份在纽约举行的第十次协商会议为建设性和坦率地交换意见提供了机会。

最近，两理事会于9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南苏丹问题，也表明过去几年来所取得的

进展。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理事国在加强和促进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坚信，如果两个组织建立起结构化和可预测的伙伴关系，那将极大地促进和加强这种协作。

7月份在基加利召开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关于为非盟及和平基金提供资金的决定应当会使非洲具备能力，为其更大一部分预防冲突和调解倡议以及和平支助行动提供资金。我坚信，落实这些建议将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因为一个更强大的非洲联盟将是联合国更有效的伙伴。

因此，必须在所建议的战略伙伴关系范围内，欢迎并积极响应2016年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关于筹资问题的决定。可预测和可持续供资仍然是非洲联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在和平基金的三个重点领域，即预防冲突、能力建设及和平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执行非盟建议，能够使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更有效地开展协作，发挥我们的相对优势，以期在非洲解决冲突并保持和平。

重要的是，为非盟及和平基金筹措资金的建议还设想为和平基金建立一个治理机制，以确保具有强有力的问责制和管理制度，这是非洲联盟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建立信心的必要条件。非洲联盟各国财政部长确定整个2017年是这些提议的落实阶段。完整的细节尚待确定，我们认为我们应当赞扬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作出的政治承诺，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及在有关方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提供技术支持。

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联非办）是联合国加强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伙伴关系的渠道。联非办将在秘书长指导下，在联合国负责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各部门合作下，继续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和非盟成员国密切互动，以便加强两组织之间的谅解并增进沟通。正如先前所言，联非办还将继续与非盟采取共同全面审视的做法，并开展联合分析和预警，以期就预防冲突、调解及维持和平达成

共识和开展共同行动。联非办还将继续在必要时支持从机构上加强非盟委员会，以便增强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帮助非盟履行其授权，从而实现共同的目的。

加强伙伴关系要求加强我们的日常接触，以便交流看法和分析，寻求就问题达成共识，为采取共同或协调行动处理问题制定建议。这涉及到与整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开展接触，以确保两组织吸取所有相关意见，并尽可能确保一致性。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继续给予支持，以确保联非办拥有充分资源，能够有效履行其授权。秘书长在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工作的报告中表示，他计划

“评估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包括联非办的结构和资源能力，以满足这一伙伴关系不断演变的需求。”(S/2016/780，第 57段)

我们呼吁安理会支持他的计划。

主席先生，我谨再次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并邀请我们作此发言。主席先生，我们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继续致力于确保非洲和平与安全，感谢它们支持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也愿正式表示，我们感谢非盟委员会特别是和平与安全部和政治事务部对于巩固我们的务实协作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卡贝鲁卡先生发言。

卡贝鲁卡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对能够在此参加本次重要辩论会深感荣幸。我愿感谢主席国塞内加尔以及塞内加尔外交和塞内加尔侨民部长曼克尔·恩迪亚耶先生阁下。我感谢安理会成员邀请我发言，特别着重谈谈非洲联盟（非盟）新建立的和平与安全工作筹资架构。

和平与稳定是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非洲已开始度过难关，经济下滑数年后，又展现出

了新的活力。若干发言者已经提到一些高级别报告，这些报告确认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第一，世界现今面临的危机常常极为复杂，造成任何单个组织都无法采取所需的对策。第二，区域组织具有相对优势。第三，需要有可预测、可持续而非自愿和临时性筹资机制。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资金充足不只是非洲的优先事项，也是全球战略性需要。

非洲联盟在成立时决心处理冲突的根源，为此建立了和平与安全架构。它还制定出一项愿景，即最迟于2020年停息枪炮声。然而，早在这之前，非洲联盟前身即非洲统一组织已制定了其和平活动的筹资机制，主要形式是从源头上开展预防外交，偶尔也在全球对策成熟之前派遣一些稳定特派团。

这就是20多年前即1993年成立和平基金的原因。当时，非洲正开始应对国际社会并不总是能够及时应对的一些重大危机。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善意，但当时深刻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一些年间危机的扩散导致该基金无法实现其目标。需求很快就令该基金的有限资源入不敷出，从而妨碍了该组织处理非洲和平与安全优先事项的能力。

在此应当强调并赞赏国际社会、双边伙伴、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提供的支持——以及采用新方式提供的支持，其中包括通过联合国管理的信托基金。有时双方都感到沮丧，但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无疑会对未来起到指导作用。

今年年初，非洲联盟领导人任命了一位特使，其任务是制定非洲联盟如何重振和平基金的设想和提议。作为这位特使，我被要求提出想法，说明如何为该基金筹资、如何设置其结构、如何对其进行管理，以便在应对当今挑战时增强可预测性，避免过度依赖多种不可预测的筹资渠道。应当强调，非盟成员寻求本着加强自主权以及减少对于临时自愿性和不可预测的外部资源的依赖这一精神采取该举措，但它们也认为该基金是一种手段，可以加强国际社会并为其提供更有效工具来增进伙伴合作。

在7月份于基加利举行的非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上，非盟领导人审议了重振和平基金的问题，并作出了一些关键决定。这些结论是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的，旨在体现自力更生、团结、支付能力、公平分担负担、加强履约和可预测的原则。基金将重点突出四个主要优先事项。一是预防外交。经验表明这是成效比最高的维护和平办法，就非盟来说，这笔钱每年约为3500万美元，支出不算太高，效果却很好。二是机构能力，以弥补在落实基金过程中存在的体制缺口，据估计每年为3 000万美元。三是和平支助行动，如果这样做有必要且合适，并得到非盟主管机关批准的话。四是应对危机的储备金，以便非盟能够及时应对危机的迅速爆发。

我要强调，非盟是在第三个优先事项——和平支助行动——上，也只是在这个优先事项上寻求联合国的支持和配合，办法是采取摊款的方式来执行安全理事会批准、但由非盟牵头开展的行动。鉴于此类工作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我们就这会造成何种资金承诺状况，研究了一些可能的情况。这些假设情况正与联合国和非盟主管的行政机关分享。非洲联盟成员完全明白，从技术、行政以及政治层面来说，该基金全面投入运作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尽管如此，该任务正在执行之中。一个由10位财长牵头的执行机制已经到位。我们已商定逐渐引入该机制，把2017年作为过渡年，从而使各国得以厘清法律、财政以及机构方面的各种机制，并确保遵守国家要求和履行国际义务。

就同联合国的合作而言，双方都明白：两组织均需做大量工作，以细化应开展这种合作的方式，包括思考有待界定的若干假想情境：第一，非洲贡献25%意味着什么；第二，在什么情况下请求联合国提供75%。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均完全明白这从行政、信托以及治理角度来说意味着什么，包括充分遵守非盟和联合国的各项规范以及各项国际义务。

两组织最近进行的联合审查提供了更多可供反思的经验教训。有必要加大创新和互相学习。但

是，非洲国家决心掌握维护该大陆和平与稳定的自主权。如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威胁无法框限在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各方齐心协力至关重要。非洲和平基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机制、统一的治理和报告架构，以处理使问责复杂化的繁多渠道和增加各方交易成本且降低效力的框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审议加强两组织之间伙伴关系时，我希望各位成员将同意：得到加强的非盟和平基金提供了一个更加协调连贯的框架和一个表述更加明确清晰的工具，籍此非洲大陆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朋友可一道努力，推动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事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卡贝鲁卡先生的通报。

现在，我谨以塞内加尔外交和海外侨民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们再次汇聚一堂，审议联合国与非洲（非盟）之间的合作。我们仍相信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它涵盖了双方为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基于这种信念，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麦基·萨勒先生阁下认为，加强这种伙伴关系应该成为本月塞内加尔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安理会议事日程上的一个优先事项。

因此，今天的辩论会使我们得以思考如何最佳利用这一合作来应对当前的各种挑战。由此，我感谢主管维和行动助理秘书长卡西姆·韦恩、非洲联盟驻联合国常驻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海尔·门克里奥斯以及非洲联盟和平基金特别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非常适切的通报，它们有力强调了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还欣见美国和法国继续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寻求解决该大陆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

需要加强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的合作，这一直是各种旨在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效力的审查提出的联合建议之一。作为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一个战略伙伴，非洲联盟已表现出自己的决心和能力，作为首先应对非洲各种危

机的行为体。实际上，非洲联盟已表明有意愿与能力，对非洲大陆扩散的各种危机做出第一反应。

这意味着，非洲联盟已成为集体安全领域的一个主要角色，并且正努力创建一个集体安全架构，通过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一个特别是旨在预防、打击和管控该大陆各种冲突的综合工具——来强化这种安全。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象征性地表达了非洲联盟处理该大陆各种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真诚愿望。尽管要克服的困难数量众多、范围广大，但是这种意图是明确的，这从通过《非盟2016-2020年路线图》得到证明，该路线图尤其是旨在预防和消除阻碍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充分运作的各种障碍。

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是在地方一级应对全球性挑战。因此，加强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必将帮助非盟获取开展有效行动所需的适当手段，这符合各方的最高利益。在这方面，鉴于非洲大陆面临的安全挑战不断演变，从战略和行动层面加强这种伙伴关系对于增加协同增效和加强协调必不可少。

有分析表明，自2004年得到有效落实以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各种机制在多场危机，特别是布隆迪、科特迪瓦、科摩罗、达尔富尔以及索马里等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们的行动往往受到各种限制因素，尤其是关键的资金问题的制约。目前，非洲联盟担负着更多该大陆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我们不安地注意到，可预测和可持续资金的缺乏妨碍着该机构发挥潜力。

在该问题上，在题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未来：执行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各项建议”的文件S/2015/682中，秘书长恰如其分地确认：非洲联盟和各种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各种区域机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和平与安全责任，这给非洲国家带来沉重的人力和财政负担。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驻几内亚比绍特派团相对有代表性地反映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确保可预测和可

持续资金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我感谢欧洲联盟对西非经共体特派团活动的宝贵贡献。

我刚才提到的限制因素表明，必需界定分担重负的渠道与方式。换言之，联合国应更好地支持非洲联盟处理关键的维和行动筹资问题和确保其和平与安全架构运作的值得赞扬的努力。有鉴于此，塞内加尔认为，作为一个协助为共同关切问题找到常常是紧急解决办法的战略伙伴，联合国应在确保非洲联盟各项活动取得成功方面进行投入，并且在这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其它外，这要求通过可预测性更高的资金，为安全理事会认可的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提供更多支助。这种做法尤其恰当，因为非洲联盟坚定地致力于在解决可预测资金的问题上大幅推进，承诺负担维和行动25%的费用。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刚才回顾称，这些建议在7月份基加利召开的非洲联盟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第二十七届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些值得称道的努力决不能付之东流。我希望，我们将要在本次辩论会后通过的决议草案S/2016/977将提供一个坚实基础，以便确定无误地解决为非洲联盟国家的维和行动筹措资金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感到鼓舞的是，该决议草案恰当地欢迎非洲联盟作出努力，承担维和行动25%的费用。这是安全理事会向非洲联盟发出的一个强有力政治信号，表明安理会已经为非洲联盟朝这个方向迈进作好准备。这提供了真正的前景，以便更好地思考确保为非洲联盟各国提供持久和可预测资金的最佳方式。

最后，我国代表团欢迎在文件S/2016/809中发布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非洲联盟对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维持和平行动现行经费筹措和支助机制的联合审查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强调，使用联合国的摊款为支付非洲联盟维持和平的支助费用提供了可靠、可预测和可持续的供资手段。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法语发言）：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来

到这里主持安全理事会的本次会议，指导我们讨论一个在安理会议事工作中具有独特地位的事项。这是一个对非洲来说十分重要的事项。

(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赞扬主席国塞内加尔召开本次辩论会，以讨论如何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我们感谢各位通报人，即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卡西姆·韦恩先生、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海尔·门克里欧斯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以及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他们的意见、发言和建议大大丰富了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有鉴于世界面临的和平与安全威胁，这一议题对非洲大陆和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十分重要。

暴力冲突、人道主义危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构成当代不断变化的挑战，要求所有利益攸关方作出更协调一致的应对，并且采取相辅相成的行动，以便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处理与和平和安全相关的问题。在这方面，非洲联盟（非盟）和联合国在共同愿景、共同目标以及相对优势基础上开展合作，在应对非洲大陆的众多冲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

安理会刚刚结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在访问中，安理会成员亲眼目睹我们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今天上午的辩论会将十分有益地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2006年亚的斯亚贝巴宣言》制订了《非洲联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为两个组织开展合作和建立一个体制框架提供了基础，主要包括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年度联合磋商会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洲非常任理事国协调小组、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部之间的联合框架以及和平与安全联合工作队。安理会通过了重要决议，特别是第2023（2011）号和第2067（2012）号决议，以求加强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推动发展更有效伙伴关系。现在，我们必须通过改

善既有机制来进一步推动这些积极事态发展，今天的辩论会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加强我们的共同责任，使我们的合作变得更加有效。

在这方面，考虑到必须把这一关系从基于合作的层面进一步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非洲联盟大会于2015年7月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2017-2028年非洲一体化与发展议程新伙伴关系框架》的决定。除其他外，该框架的基础是非洲自主权和主导权这一指导原则。这项议程基于非洲联盟过去作出的重要战略性政策决定，即旨在为非洲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2063年议程》和《2020年愿景》，它们共同提供了在2020年前结束非洲大陆所有冲突的非盟框架。

非盟在其成立五十周年的庄严宣言中宣告，非洲各国必须更坚定地致力于努力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并且审查它们的和平与安全政策。非洲联盟成员国已作出明确承诺，它们将参与拥有更强有力的任务授权的维和特派团，以便遏制暴力，并在必要时强制实施和平。只有与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紧密合作并形成互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2015年，我们通过了《2016-2020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这是一份战略蓝图，特别强调和平与安全架构涉及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合作伙伴和外部行为体必须切实履行责任。《路线图》旨在通过五大战略优先事项来覆盖冲突的不同阶段——预防冲突、管理冲突、冲突后重建和建设和平、战略安全问题以及协调和伙伴关系。核心问题仍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支持成功落实这些优先事项？

联合国对维和行动进行了审查。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提交了一份全面报告（见S/2015/446）；关于这份报告，独立小组广泛征询了非洲联盟的意见，使非盟有机会拟定它对各个优先事项的共同立场，其中包括区域机构的危机管控、确认安全理事会在授权进行强制行动方面的首

要地位、需要对目前的危机和冲突长期进行磋商和交流情报以及需要促进协调和加强互补作用。

在寻找以非洲方法解决影响非洲大陆的冲突方面，考虑到一些非洲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以及原定于2008年展开全球活动的非洲待命部队迟迟未能成军，一些非盟成员国开始讨论建立一支非洲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使非洲大陆能自主解决非洲冲突局势和拥有立即应对危机的能力。

在根据非洲联盟的经验拟定这些战略行动决定时，一些共同考虑变得十分清楚：第一，非盟和联合国共同承诺加强有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需要探索为支持非洲大陆的和平行动提供可预测的、可靠的和可持续的资金。安哥拉赞赏非盟和平基金发布题为“为非洲和平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的报告。

在寻找以更适当的方式应对前所未有的对全球而特别是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漫长道路上，今天上午在这里出席会议的非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考虑到需要有可预测的资金使维和行动得以维持，他提出了一项令人赞赏的提案，并要求安理会对这项提案作出考虑。

我们重申支持不久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S/2016/977）。我们期待着非洲联盟的各项承诺和今天就此问题进行的讨论结果得以落实的各种选项，以及大会第五委员会和将在明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所进行后续行动。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团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我还感谢韦恩先生、安东尼奥先生、门克里欧斯先生和卡贝鲁卡先生所作的通报。

鉴于安全理事会继续将它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威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这确实需要巩固和加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这两个多边论坛的行动和战略联系，使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能够生机勃勃和果实累累。

我国认识到，作为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2016-2020年路线图》的一部分，非洲联盟能够在和平解决非洲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安全理事会应该让非洲联盟在处理非洲大陆事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遗憾的是，我们对安理会大都采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措施而不优先考虑第六章和第八章的这种做法感到关切。

因此，我们呼吁安理会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上，以均衡的方式处理非洲冲突局势，并使非洲联盟参与这种努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是我们看到的导致局势不稳和冲突加剧的主因。不幸的是，有些安理会成员基于它们在一些非洲国家和冲突局势中的国家利益已使安理会变成进行干预和施加压力的机构。例如，2011年根据《宪章》第七条以胁迫性措施的形式对利比亚采取的鲁莽行动。尽管当时非洲联盟已为解决利比亚局势作出了调解，但仍然进行了这项行动。这些努力都被安理会忽略了。

五年后，我们仍然看到安理会受到误导的决定以及国际社会在利比亚问题上的错误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外国干预导致该国机构瓦解以及目前北非局势不稳。在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干预行动导致更多暴力团体和恐怖主义的出现、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贩运以及贩卖人口，并将地中海变成数以千计的移民血腥的巨大葬身之地。

因此，令人不解的是，虽然非洲联盟是联合国在处理和平与安全事务上的关键伙伴，但当安理会讨论西撒哈拉问题和移民危机等相关项目时，并没有将非洲联盟的评估和看法列入考虑。委内瑞拉在安理会通过关于移民危机的第2240（2015）号决议时投弃权票（见S/PV.7531），因为我们认为，该决议没有考虑到受这个问题最严重影响的非洲国家的关切。在辩论时甚至都不让非洲联盟观察员参加，并且还援引《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来处理持续影响非洲人民的多层面问题。

在西撒哈拉问题上，我们看到安理会一些成员不让非洲联盟西撒哈拉问题常驻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我认为，值得回顾第690(1991)号决议，其中呼吁非洲联盟在支持联合国作为西撒哈拉问题的调解人以及在监督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西撒哈拉的自决公投中发挥关键作用。

有鉴于此，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需要得到改善和加强。这是2015年对和平行动和对维和架构进行广泛分析之后提出的关键点之一。此外，我们高度重视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以及联合国在支持区域组织在安全部门改革、冲突后重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保护平民及儿童和防止及打击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等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提供指导和培训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希望，未来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会加强这些关键领域的合作。

我们需要根据相互责任和相对优势在加强我们两个组织的联系以及在制定应对非洲新出现的挑战所需的整体和共同战略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使两个机构取得更好协调和实现协同增效作用。我们也期待迅速通过一项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的框架。我们也注意到非洲联盟承诺为该区域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25%的经费。这是朝着确保和平行动所需的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支持和资助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最后，在寻找和平与政治解决冲突的办法以及预防这些冲突和协调为维护和巩固和平所做的努力方面，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任何情况下，外来干涉显然都有害无益、不可接受。安全理事会独自无法应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挑战，而且，必须确认非洲联盟是该区域的一个合法政治权威组织。因此，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的关系必须重在加强两个实体之间的战略联盟，以解决非洲的冲突并维护非洲的和平。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恩迪亚耶先生召开今天的会议，讨论一个重

要问题，并确认塞内加尔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最重要的派遣国之一所发挥的作用。我感谢韦恩助理秘书长、安东尼奥大使、门克里欧斯特别代表和卡贝鲁卡先生所作的通报。这些通报传达了一组明确而一致的信息，供安理会审议。新西兰期待安理会今天上午早些时候通过由塞内加尔和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S/2016/977。我们认为，该项决议草案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籍以表明安全理事会在政治上支持和鼓励非洲联盟（非盟）最近为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所做的努力。

过去20年来，非洲联盟成员国始终表明，它们愿意并打算带头预防和解决该区域的冲突，并确保实现该区域的和平。要确保支持这些努力，使其极有可能取得成功，离不开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有效合作。因此，如其他人所言，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要采取有章法的补充性综合做法来应对该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挑战。

已经对这种合作的各种模式做了检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在索马里，我们看到非洲主导的和平行动，即，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以联合国支助办事处为后盾，在双边捐助国的支持下开展行动。在达尔富尔，我们看到一支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取得一些进展，但在履行其任务授权方面也遇到严重挑战。这些特派团取得了一些成功，我们赞扬为此做出贡献的那些人。但是，它们也凸显了联合国-非盟合作面临着一些持续的挑战，就筹资、后勤支援和特派团领导能力等安排而言，尤其如此。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最初由非洲联盟主导的特派团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性质不同，但乍得湖流域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事例也证明需要一种模式，以便能够更有力地应对重大安全威胁，如博科圣地组织对该区域各国构成的威胁。在非索特派团的例子中，尽管联合国后勤支援一揽子计划取得成功，但该区域的部队派遣国仍因无法可预测地筹措部队津贴资金而一筹莫展。这些做法既不够得力也不可持续，这就是为什

么新西兰欢迎塞内加尔今天倡议重点关注这一重大问题。

过去十年来，我们都尊重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合作需要。现在是时候不止步于空谈合作了，而是走向作出一些安排，以便将其切合实际而有意义地付诸实施并取得具体的成果。我今天想要重点谈谈应加强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三个具体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促进共同分析和了解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安全挑战。我们与门克里欧斯特别代表一样，也认为及早开展协作、共同分析和了解各种安全挑战和冲突局势，可为切实有效的合作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如果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就此而言，还有区域经济共同体——能够在客观分析冲突的根源和催生冲突的因素方面达成一致，那么，做出有关可能的对策、解决办法和各自职责的决定应该更有水到渠成之意。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秘书处对秘书处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接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联合评估团、信息交流、培训和借调也是颇有助益的工具，有利于在两个秘书处之间建立联系、互信和谅解。

加强两组织的执行机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间的合作也非常重要。新西兰确认，两个理事会之间的定期有条不紊的正式交流，诸如它们的年度联合会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认为，两个机构间的定期非正式接触更有助益，而且，这种做法将产生更大价值。根据我们的经验，但凡此类互动交流侧重于特定问题，而且往往是在实地访问后这样做，但凡两个机构能够着眼于取得了什么成就，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每个机构都认为对方使自己失望，那么，这些互动交流便能取得极大成功。更多地运用联合访问团将是又一个切合实际的途径，使两个理事会能够共同评估一些局势，并合力影响共同传递需要些什么之类的政治信息这一做法。我们敦促非

洲联盟和安全理事会以及明年的继任成员在2017年更多地运用联合访问团。

其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帮助提高非洲联盟的相关能力。我们若要深入合作，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交流适用于其实地访问关键方面的标准和做法。除了在和乎行动中促进人权的尽职要求外，我们还应该通盘考虑其他富有挑战性和错综复杂的问题，如行为和纪律标准、财务控制、资源管理和环境标准。这将要求在建设非盟内部相关能力方面作出重大努力。联合国将得到回报，有一个能够帮助应对共同挑战的更强有力伙伴。与联合国能够应对此类挑战相比，这样做所需的成本要低廉得多。

第三，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那样，我们必须解决为非洲主导的和平行动筹措经费的基本问题。新西兰承认，在当前的紧缩环境中，要就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新型筹资模式达成协议，往往涉及各种挑战。但是，每当部署非洲联盟主导的一个新特派团，便继续依靠临时安排的做法根本不可持续。我们一再发现自己依赖权宜之计和临时安排，以启动和维持应对重大安全威胁的对策。这常常导致特派团组建工作出现重大延误，并导致持续存在的能力差距和筹资方面的不确定性。最终结果是，特派团的效力降低而且冲突持续时间更长，代价也更为高昂。因此，找到一种机制为非洲主导的和平行动筹措持续、可预测的资金是一个紧急优先事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决支持非洲联盟为解决该问题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卡贝鲁卡先生概述的路线图，而据此，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行动25%的资金将由非洲各国筹措。我们也支持在确定的情况下使用联合国摊款为非洲联盟主导的特派团筹措资金的提议。

我们认识到，这些都是雄心勃勃的提议。此外，我们明白，究竟得制订什么样的措施作为先决条件，才会使这些提议发挥作用。

当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新领导层明年就职时，应对此类挑战必须是他们的优先事项。同时，会员国

必须作出必要的艰难决定，以便以有意义的方式推进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

科尔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更广泛地说，我感谢塞内加尔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我还感谢今天各位通报人——助理秘书长韦恩、秘书长特别代表门克里欧斯、高级代表卡贝鲁卡先生以及安东尼奥大使。

在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如何共同努力建立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来应对共同的和平与安全威胁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月、事实上多年讨论之后，今天标志着一个重大里程碑。《联合国宪章》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与此同时，在应对非洲大陆危机方面，非盟是不可或缺的伙伴，经常将其部队和警察部署在一些最富有挑战性和最紧迫的威胁环境中。

我们回顾，2013年，在马里冲突最初几天，非洲部队作为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的一部分，由陆路迅速进行自我部署，在某些情况下只有最基本的装备。我们同样回顾，2013年，在中非共和国，尽管缺乏后勤支助，无法在首都以外进行部署，但非洲主导的行动仍遏制了不断蔓延的暴力。让我们回顾，在索马里，非洲主导的部队英勇无畏，帮助将这个一度崩溃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正在进行认真的国家建设努力的国家。非盟和联合国共同开展伙伴合作，努力应对此类危机。这表明，它们对恢复和平与安全负有共同责任。但是，在回顾这些过去特派团，以及更广泛地说回顾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时，我认为我们能够就两个事实真相达成一致。

第一个事实真相是，很不幸，此类合作不可能很快消失。相反，撒哈拉以南有十几个国家现在正面临来自暴力极端分子的威胁。与此同时，在南苏丹、布隆迪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方，内战和动乱继续威胁平民。第二个事实真相是，而且文件S/2016/977所载的决议草案今天也申明，必须加强

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财政和行动基础，以更好地支持非洲主导的和平行动。每当危机发生时才作出临时安排，无法取得成功或妥善利用资源。正因为如此，奥巴马总统2015年访问亚的斯亚贝巴非盟总部时承诺帮助建立新伙伴关系，以改变我们为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而共同努力的方式。

非盟高级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率先开展了这项战略努力，提出了落实非盟和平基金和履行非盟到2020年非盟主导的和平行动的费用25%由非盟自己承担的承诺的计划。今年7月，在基加利非盟峰会上，非盟各国元首作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核可了卡贝鲁卡先生提出的各项计划。用非盟自己的话来说，这一重大承诺不仅加强非洲自力更生以及对非洲行动的自主权，而且是非盟确保非盟及其成员国掌握自己命运、包括使用其基金的更广泛努力的组成部分。这一决定还通过提出行动、人权和行为框架来加强非盟的政策和程序，为推进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奠定重要基石。

我们确认，联合国维和人员并非一贯具有应对非洲危机的最有利条件，尤其当没有和平可维持或武装团体威胁平民时。但是，我们也确认，非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其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没有提供充足和可靠的支助来帮助非盟靠自身力量作出有效反应。更强有力的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有望利用各方相对优势造福大家，在非洲大陆各地追求和平与安全。为充分发挥这一伙伴关系的潜力，必须做更多工作，以便建立互信，增强互补性，并采用新工作方式。我要重点谈三个因素，它们对正确处理这一伙伴关系，以使其充分发挥潜力至关重要。

第一个因素是预先特派团规划，我的新西兰同事已经强调了这一点。在安全理事会认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授权支持非盟主导的行动是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必须从一开始就密切合作。这要求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相互协商；部署联合国-非盟联合评估小组以评估实地的政治、安全、人道主义和人权局势；以及就战略概念、行动

概念、部队组建和所涉经费等事项进行联合规划。确保让拥有至关重要的经验和专长、包括财政和采购专门知识的联合国专家充分参与这些规划阶段的工作将增加成功机会。这将确保两个理事会共同努力建立两机构都能支持的特派团架构。

第二个成功因素是充分执行非盟一整套有关人权、行为及遵守纪律的政策。这包括建立严密的部队和警察筛选、训练、监测、举报、独立调查以及追究违法乱纪和行为不端者责任的程序。此类措施对于使非盟的政策和做法同国际法律义务和标准接轨至关重要，以使非盟和联合国有明确的系统防止虐待和不当行为，以及如果且当提出指控时，促进有罪必究。

第三个因素是持续进行特派团评估和报告。要进行有意义的特派团评估，就必须在特派团存在期间始终进行联合评估和建立基准。这样，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就能了解在完成特派团授权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根据需要为调整任务授权提出建议。这还要求非盟定期向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报告它根据非盟人权、行为及纪律政策执行特派团任务授权的情况。此类报告将包括关于侵犯人权、违反国际人权法等行为和纪律问题的指控，以及非盟及部队和警察派遣国针对这些指控所采取的行动。这一透明度将显示，非盟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致力于捍卫人权，并将成为追究损害维和行动合法性和侵害弱势群体的行为的责任方面一个关键步骤。

这三个因素放在一起，将为我们都有强烈的共同兴趣看到建立起来的未来伙伴关系奠定基础。应在今天通过的决议所要求的非盟和联合国执行细节中，以及为确保非盟和平基金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义务而将采取的具体基准和步骤中处理此类因素。归根结底，要落实这三个因素，我们就必须摆脱旧的偏见和打破常规，并携手合作共建这一基础。否则，我们就会因维持体制现状而冒无谓失去更多生命的风险。这对非盟勇敢的维和人员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弱势平民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赞赏塞内加尔倡议召开此次会议，欢迎恩迪亚耶外长主持会议。中方认真听取了万恩助理秘书长、门格里奥斯特别代表、安东尼奥大使和卡贝鲁卡博士的发言。

非盟致力于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团结协作，积极推动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

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近年来，联合国和非盟持续推进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推动政治解决南苏丹、刚果（金）等问题，联合部署达尔富尔混合特派团，开展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战后重建，为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支持联合国和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构筑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中方愿就联合国和非盟深化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谈以下几点：

一是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非盟是非洲国家集体应对区域威胁与挑战的重要平台。联合国和非盟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不断深化合作，有助于实现非洲和平与稳定。联合国应继续支持非盟通过对话、协商、斡旋、调解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二是树立共同观念，促进集体安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安全休戚与共。各方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合作谋安全、促安全。联合国和非盟合作应本着共同安全理念，加强战略谋划，在预防冲突、解决地区热点、维护和平、建设和平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安全。

三是加强协调配合，推进地区问题解决。非盟拥有丰富的斡旋和调解经验，具备地域、历史和文化等方面优势，在解决非洲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作用独特。中方支持联合国听取非盟和非洲国家意见，在政治解决非洲热点问题方面发挥各自优势，相互

补充，加强协调，结合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动因，加大投入，形成有针对性的全面解决方案。

四是支持非盟集体安全机制能力建设。提升非盟和平与安全领域能力建设，有助于非盟更好开展斡旋和调解，更多承担维和任务，全面推进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希望联合国在人员培训、机构设置、后勤支助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向非盟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提供更多帮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非洲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打击地区恐怖主义和海盗威胁，有效提升非洲集体安全能力。

中国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同非盟在和平安全领域合作，迄今已参与16项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目前有2600余名维和人员在联合国驻马里、刚果(金)、南苏丹、苏丹达尔富尔和利比里亚等7个特派团执行任务。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在去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和非洲领导人一致决定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3年中双方重点实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十大合作计划”。中方将继续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国防、反恐、防暴、海关监管、移民管控等方面能力建设。今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在北京成功举行，进一步推进了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方愿同非洲国家共同努力，积极落实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盖冈·穆赫辛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四位通报人的介绍性发言，并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塞内加尔召开本次辩论会。

法国完全赞同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大使稍后将作的发言。我要提出四点意见。

第一，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是个不容争辩的重大事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内行事的各非洲组织正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它们在管理非洲大陆危机方面的责任。与此同时，必然后果是，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框架内，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已成为必然。这一事态发展只会继续下去，将成为下任秘书长任期的一大特点。

第二，法国肯定、鼓励并积极参与这一事态发展。在双边层面，法国是非洲和平能力建设的首要伙伴之一。我们的伙伴关系预见，到2020年将训练2万名非洲士兵。我们致力于实现这一重大目标。

法国欢迎非洲联盟和非洲各区域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既在政治层面发挥的作用，例如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南苏丹发挥的作用以及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中非共和国发挥的作用，也在军事层面，在同联合国维和行动互补——例如，从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向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过渡，以及从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向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过渡就显示了这一互补——框架内，以及以独立自主的方式——例如利用打击“博科圣地”组织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发挥的作用。

关于安全理事会，法国认为，考虑区域组织的看法应成为自动做法，而当非洲联盟或某个次区域组织持有基于共识的坚定立场时，这样做能够导致达成共识。

第三，这种伙伴应当得到加强，才能应对至少四项挑战。这是秘书长报告（S/2016/780）以及在7月份非洲联盟基加利首脑会议上得到核准的卡贝鲁卡先生报告中提出的要求。

第一个挑战是我们需要开展更多协调与合作。联合国和区域组织都同时、连续地以各种方式应对同样的危机。在联合国继非洲联盟行动后或是为了支持区域谈判的和平协议的执行而采取行动时，区

域层面的问题在所难免。所有这些层面都交织在一起。

第二个挑战是需要确定哪些局势可以获益于哪个组织的增值作用。联合国做了很多工作，但它不能什么都去做，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在某些情况下，区域组织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实地具体情势。比如，我们想到了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洲联盟在那里相对于联合国的能力来说，可以提供真正的附加值。

第三个挑战是确保非洲和平行动具有必要的资金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这就是非洲联盟9月份提交给安理会的卡贝鲁卡报告的主旨，法国对该报告表示欢迎。报告载有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和联合国均应认真考虑的提议，即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应当为非洲行动费用提供25%的资金，联合国应当为这些行动费用提供法定的75%的资金。

第四个挑战是确保通过开展强有力、全面的伙伴关系来落实筹资结构。通过联合国法定捐助为非洲和平行动筹资的做法，必须与建设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的联合规划和监测能力齐头并进，而后者要求加强乃至建立一个尚不存在的机制。我们还必须最大程度地重视尊重人权的问题，因为安全理事会授权、支持和资助的行动必须遵守最高人权标准，而且泛而言之，必须特别关注行动的开展方式。最后，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哪类行动需要此类机制，联合国能够提供何种具体支持。

为本次辩论准备的三份重要报告，即卡贝鲁卡报告以及秘书长9月份的两份报告，明确指出了所有这些挑战。塞内加尔代表团为本次会议散发的概念说明（S/2016/966，附件）以及文件S/2016/977所载的决议草案也谈到了这些挑战。该决议草案将于辩论会结束时付诸表决，它全面阐述了伙伴关系框架，并适当承认了以下事实，那就是虽然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涉及到资金方面的问题，但这并不完全是资金问题。此外，决议草案认识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并呼吁秘书长和非洲联盟

在补充和辅助工作中给予指导。法国全力支持这一做法，我们感谢塞内加尔和美国提议采取该做法。

奥亚尔顺·马尔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西班牙和联合王国今天一起根据所谓的“托莱多模式”参加会议。因此，西班牙赞同联合王国代表将要作的发言。我们也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作的发言。我们感谢本次辩论会给我们这个机会，也感谢有关人士通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情况。这种合作是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联盟。

虽然该伙伴关系在这十年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全球威胁的迅速变化和日益复杂迫使我们调整对策，充分利用我们各自的相对优势。安全理事会的优势来自《联合国宪章》赋予其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主导地位，非洲联盟则根植于其恰当地认可了决心打造自己未来、富有活力和不断增长的非洲大陆所作的努力。今天的挑战是要从一种多少属于随机性的合作——这具体要看每场新冲突的紧迫程度——转向更制度化、令人充满信心、更有效和加强协同效应的伙伴关系。这种新的伙伴关系不能局限于开展行动，而必须涵盖冲突的每个阶段。我要重点谈谈预防和调解问题，联合王国代表则会谈谈维持和平问题。

预防是关键。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本身阐述了政治手段至上的关键原则。我们知道非洲绝大多数冲突都属于政治性质，因此它们都需要得到政治解决。值得指出的是，正是该区域与联合国的信任和团队合作才令布基纳法索等地危机得到解决；也正是缺乏理解，才妨碍了在解决其它冲突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要想从发出预警信号走向共同动员，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进协调、减少应对时间以及以一个声音说话仍是重大挑战。在这方面，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贡献无疑不可或缺。所以，我们欢迎继续开展审查，以便加强这种贡献。

此外，我们应当落实新西兰大使发言时提到的、若干代表团在5月24日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见S/PV. 7694）上提出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尽早共同查明潜在危机、两个秘书处之间和理事会之间分享信息并加强沟通、举行非正式集思广益会议，以及在实地部署联合特派团。就制裁问题开展合作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因为制裁的实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的执行情况，区域在政治上明确给予支持会加强制裁的合法性。

最后，对于调解及和平解决冲突，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伙伴关系显然会带来好处。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并赞扬非洲联盟提议制定一份非洲女性调解人名册，以供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两组织使用。我们也指出南苏丹是未来检验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一个例子，并重申正是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非洲联盟和安全理事会一致要求结束冲突，才令2015年8月和平协定得以达成。我们认为现在是我们再次共同发出声音的时候了。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完全赞同西班牙代表所作的发言。我们要高兴地就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对于非洲和平与安全仍至关重要——进一步谈两点看法。我将重点谈谈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以及非洲联盟（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方面的伙伴关系。

在2016年伦敦国防部长会议上，联合王国提出应重点突出维和工作的“三个P”。这个改进维和的框架对于思考我们如何继续处理联合国与非盟在各种和平行动上的伙伴关系同等重要。

我们需要基于分享信息和共同威胁评估的明确规划。我们需要反映我们各自作用并且贯穿特派团整个生命周期的协商分析与联合规划。就承诺而言，非盟成员国已经是重要的部队派遣国。联合王国和西班牙赞扬他们的服务。非盟成员国带来了独特与多样的能力，我们需进入下一阶段，即：更好

地匹配部队和警察的经验与其部署的地区。就业绩表现而言，至关重要，针对每一项挑战，要有合适类型的特派团，由此引出我们上周所讨论问题的核心，即维和行动如何能够发展演变以适应高威胁环境（见S/PV. 7802）。在那次辩论中，我们中的许多人谈到非盟在处理此类威胁和开展更多直接的执行和平活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比较优势。

在许多情况下，非盟及其成员国能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如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根据其设计在该国所做的那样，应对动态环境。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继续壮大和加强，以便我们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合力。

由此引出我的第二点意见。非盟成员国作出大幅增加对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的财政捐助这一值得欢迎的承诺。这一事态发展有可能为今后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打开新的契机。我们需要更加详细地讨论我们如何能够集体提高由非盟主导并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支持和平行动资金的可预测性、可持续性以及灵活性。卡贝鲁卡先生的工作是对这一辩论的重要贡献。

联合国和非盟将应对多种挑战。居于首位的是加强联合分析和规划以及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我们还必须确保问责，监督各特派团的业绩表现与资金状况。如果我们做法得当，联合国和非盟将握有重要机会改进监督机制，确保业绩表现的高标准和有效落实我们的任务授权。

简而言之，我们将更有能力迎接实现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这一挑战。联合王国和西班牙期待继续这场重要讨论。

别所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我愿感谢你召开和主持今天的重要会议。我还感谢瓦恩先生、门克里欧斯先生、安东尼奥先生以及卡贝鲁卡先生的通报。

近年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显著发展。的确，今天我们面

临的各种国际挑战要求我们这两个组织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年度联合协商会议的十周年纪念。我们的对话与伙伴关系将只会继续成长。

我们对非盟致力于使非盟更加自力更生、包括通过非洲和平基金为各种和平支助行动安排资金感到鼓舞。如随后将表决的决议草案（S/2016/977）所表述，不仅联合国秘书处，而且联合国各会员国本身均响应这种进展，加入有关财政问题的讨论。

在讨论维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回顾，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真正目的是保持和平。加大和平行动的力度是达到该目的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并非我们的最终目标。我认为，这才是非盟希望“通过加强以对话为核心的预防和解决冲突，到2020年平息枪声”的实质。正如安理会在7月份日本担任主席期间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6/12中所认可的那样，我们认为，建设和平是关键。

在了解背景和调解能力方面，非盟具有支持政治解决、包括通过智者小组等方式支持政治解决的优势。日本坚信政治解决，从1996年以来一直支持非盟的调解与斡旋努力。加强联合国-非盟在管理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的伙伴关系将是设立更加有效的和平行动和实现长期更可持续和平的关键成功因素。

归根结底，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带来可持续的和平与非盟的自力更生。非盟的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政策提醒我们：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

我们在思考如何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合作的过程中，应该侧重于《2063年议程》发出的关于经济与人类发展、预防冲突以及机构建设的呼吁。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也补充了联合国与非盟的合作，它建立在非洲主导和国际伙伴关系原则的基础之上。

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更多的是关系到增强非洲国家、社会以及民众的能力，以使其在创建更加安全与繁荣未来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日本期待支持这种继续协作，利用两组织的比较优势以寻求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部长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你再次来到这里，主持安全理事会。我们注意到并且感谢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各位代表所做的通报。

今天，我们再次讨论一个重要话题，即非盟与联合国在确保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显然，当前多个非洲国家面临严重的威胁与挑战，包括各种团体和领土遭到边缘化、恐怖主义扩散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和海盗活动。多场冲突仍在进行之中，若干国家和地区的稳定由于特别是外部势力的任意干涉而遭到破坏。所有这一切导致被迫流离失所者空前增多。国际社会应以一种及时和有效的方式，应对非洲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与挑战。

显然，我们必须防止企图未征得非洲人的明确同意就把现成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他们。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以及其它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种行动的有害性与低成效。

我们欢迎努力找到由非洲人主导的解决方案。非洲人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情况，掌握针对具体情况的机制。我们注意到在创建非洲应对危机架构方面取得进展。我们支持加强与非洲联盟的合作，以确保该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忽视非洲人的意见会造成不利影响，仅回顾外部势力无视2011年非洲联盟关于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的呼吁所产生的结果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俄罗斯始终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发展联合国与非洲各种组织、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去年审查联合国维和架构的结论与建议以及秘书长9月份的各项报告确认了这种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支持联合国与非洲联盟进一步汇聚努力，实现达尔富尔、索马里、马里、萨赫勒、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局势稳定，并解决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冲突。我们还希望看到两组织在主要问题上更紧密地合作，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海盗活动以及武器和麻醉品非法贩运等。

我们注意到联合国-非盟有关支助安全理事会授权非洲维和行动问题的审查取得的成果。我们愿与我们的非洲伙伴进一步开展建设性对话。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加强这些行动供资的可预测性、可靠性以及灵活性。我们同意，联合国和其它国际伙伴必须确保为这些行动提供有效支助。同样重要的是，非洲应遵守自己的决定和义务。据我们了解，预计将在1月份的非盟首脑会议上完成一个统一的非洲办法的制定工作。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意见分歧，甚至在非洲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之间也存在分歧。

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通过联合国会员国摊款为非洲维和行动提供支助的具体财政层面问题属于大会第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安全理事会越权处理第五委员会事务会适得其反，破坏本组织内部的“长期分工”。我们赞同今年9月印发的秘书长关于非盟-联合国审查结果的报告(S/2016/809)的结论意见，即联合国支助非洲联盟维和工作不应仅归结为财政支持及其它支持。非盟与联合国之间的支持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还应包括在预防冲突、调解以及建设和平方面的联合努力。

俄罗斯正在为支持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作出令人瞩目的贡献，包括制订解决武装冲突的战略，并且为联合国在非洲的相关维和行动确定任务授权。俄罗斯内政部派出的俄罗斯部队和工作人员参加了许多此类行动，他们的活动得到秘书处的高度赞扬。我国特别重视非洲军事和警察人员的培训。具体而言，俄罗斯目前每年培训多达80名维和人员。来自非洲各国执法机构的人员有机会在俄罗斯参加

高等教育课程的学习以及短期进修教育课程的培训。

我们也在为消除非洲冲突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作重要贡献。特别是，关于重债穷国债务倡议，我们在非洲总体债务中免除了200多亿美元。剩余债务根据债务促发展方案已转用于帮助非洲人民。此外，俄罗斯正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积极参加为非洲大陆提供涉及各个领域的双边援助，包括为此提供相关捐助。

维特仁科先生（乌克兰）（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团召开今天上午的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我也很高兴和荣幸地欢迎今天的各位通报人，并且感谢他们所作的全面介绍。

乌克兰赞同稍后将以欧洲联盟名义作的发言。

今天，大多数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署在非洲大陆。这些特派团中近50%的军警人员也由非洲国家提供。这清楚表明，联合国维和工作必须与非洲各国密切合作。与此同时，联合国在应对可能演变成为全面冲突的局势，或者平民面临危险，需要国际社会迅速采取保护行动的局势时常常反应迟缓。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非洲联盟（非盟），该组织常常率先对危机作出应对，甚至在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之前就这样做。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仍然存在挑战，必须做更多工作来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以便有效解决非洲大陆的集体安全关切问题。

我们认为，筹措资金问题是其中一个优先领域，在这个领域，进一步采取行动可以带来具体和积极结果。为由非盟牵头的维和行动提供可预测、持续和灵活的资金，这已经是一个长期问题。在这方面，非盟决定到2020年把非洲大陆的投入增加到维和支助行动费用的25%，这一举措值得高度赞扬。

这将加强非洲的自主权，增强非洲联盟和平倡议议程的拟订。此外，我要强调其它特别重要的领域。

第一，必须解决在许多非盟和平支助行动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不足之处，即军警人员方面的能力缺口。我们认为，确保作好部署准备和改善部队绩效需要联合国和非盟作出集体协调努力。作为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主要的欧洲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之一，乌克兰通过亲身经验了解到，有些时候由于现有环境或安全状况，可能会造成特派团责任区的局势多么困难和不可预测。因此，开展合作，在部署非洲联盟部队之前加强他们的能力可以包括分享最佳做法和提供专门培训，但不局限于此。例如，联合国实行了维和能力准备系统，这一系统已证明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项有益工具。我们认为，非洲联盟可以加以效仿。

第二，最近，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其它会员国共同讨论了联合国行动今天面临的不对称威胁问题（见S/PV.7802）。从这些讨论以及有关维和行动的报告中显然可以看出，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不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适当手段。许多人认为，采取军事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国家政府和相关区域组织的责任。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提供意见和专长，支持非洲联盟的相关努力十分有益。

第三，在联合国最近对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进行审查之后，我们认为，不言而喻的是，应当通过以人为本的办法来开展本组织的这些活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保护平民不仅是联合国行动取得成功，也是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盟行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值得考虑在非洲联盟和平行动中建立一个有效的人权尽职政策框架。根据联合国的维和经验，显然，没有人权，就没有和平。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有鉴于最近有关建设和平架构的安理会和大会决议，必须回顾2015年的非洲联盟与安全理事会联合公报，其中设想由联合国和非盟对非洲冲突地区进行联合实地访问。我们在

组织安全理事会实地访问时应考虑兑现这一承诺，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预防冲突工具。邀请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组合的代表参加此类访问团也可以提高安理会访问的效率和效力。

最后，乌克兰要重申我们的立场，即作为安理会当选成员和非盟观察员国，我们愿建设性参与旨在加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在非洲大陆维持和平、支助和平和建设和平相关问题上合作的各项倡议。人们在那个伟大的大陆的许多地方遭受了太久的苦难，国际社会有道义上的责任，尽一切努力在任何可能需要的地方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塞内加尔选择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这一专题作为11月工作方案，这一问题对于执行《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联合国与国际组织之间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之一。我还感谢所有通报者，特别是卡贝鲁卡先生，我们支持其授权任务。

最近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重要，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单独应对正在出现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越境威胁，其中最主要的是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这有助于促进形成新方法，在区域、大陆和国际层面建立伙伴关系，以应对这些挑战。这使人坚信，合作、协调和联合工作是不可缺少的选择，通过有关各方之间的分工，利用各自相对优势，实现预期的目标和成果。

在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合作下，在其合作伙伴，特别是联合国的支持下，多年来非洲联盟在提供非洲的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建立并实施了其和平与安全架构，及早实施各种举措，及时地对非洲大陆各地区的危机进行干预，派遣各种特派团，根据实地的现实情况灵活执行任务，而且不断强化，发展壮大。此外，还采用了超越常规维持和平作用的新概念，打击

恐怖主义，支持建立国家机构和应对其他非常规挑战。

在这方面，我赞扬非洲联盟驻索马里、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及其他国家特派团作出的奉献，并赞扬它们为应对非洲和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挑战作出的有效贡献。在非洲建立和平与安全架构与提高对非洲所有权重要性的认识有关。非洲联盟首脑会议通过了决定，加强在为这些活动筹措资金方面分阶段实现自力更生，将和平基金作为该架构的主要支柱投入运作。正在非洲联盟有关机构内继续进行讨论，以建立切实有效的机制，执行这些决定，实现预期目标。非洲和联合国内的重大发展恰逢前总理普罗迪主持的高级别小组的报告（见S/2008/813）和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编写之时，因此包括了各种冲突和国际危机的事态发展。这提供了一个机会，借以拟订支持和平与安全的综合愿景，并发起新的伙伴关系，以寻求解决危机和冲突的创新办法。因此，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特别重要。这使联合国能够积极应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挑战。与非洲有关的项目占安全理事会议程的70%，在这方面，我强调执行相关审查和报告所载建议的重要性。

还必须继续努力发展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推动和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体制伙伴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共同承担和肩负责任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确保为非洲联盟和平行动经常供资。这将有助于发展非洲在预防性外交和调解领域的的能力，有助于冲突后局势中的建设和平与重建工作。还必须加强联合国秘书处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之间的机构合作，以便在两个组织商定的行动框架内加强商定的方案和项目的执行，并支持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这将使办事处能够履行作为两个组织之间协调中心的职能。最后，我重申，埃及作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成员，决心积极参与加强两个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深信，这是解决当今非洲和整

个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理想道路。这些问题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挑战。我再次重申，埃及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卡贝鲁卡先生的工作。**卡里翁夫人（乌拉圭）（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出席这次公开辩论会，并祝贺主席国塞内加尔组织这次公开辩论会。我们感谢瓦恩先生、安东尼奥先生、门克里欧斯先生和卡贝鲁卡先生所作的通报。乌拉圭认为，当今世界日益动荡，面临复杂和多层面威胁，在这样的世界中，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是提高集体安全的非常宝贵的工具。各国之间的合作是预防和和平解决冲突的根本。区域组织在国际建设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有助于加深对各自区域的了解，并能对当地的现实有更大的敏感性和理解，从而为有效应对那些影响它们在地图上各自位置的问题和冲突铺平道路。

就非洲而言，鉴于复杂背景下存在着各类冲突局势，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间的合作既至关重要又十分迫切。在此背景下，我们面临着不对称威胁及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蔓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必须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

为。在此背景下，我们非常欢迎非洲联盟下决心花精力为实现非洲和平与发展所做的工作。我们还欢迎该组织与联合国在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但我们认为，应当通过开展更加频繁的互动和协商，进一步强化这一伙伴关系，为就冲突达成共识并拟定共同战略铺平道路。在这方面，我们相信，今天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S/2016/977）将为该进程作出贡献。

据拉莫斯-奥尔塔的报告（见S/2015/446）称，这个系统的主要缺点之一与该战略伙伴关系的供资有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共同努力建立可预测、灵活和可持续的机制来增强在非洲区域的和平支助行动，是可取的。

此外，考虑到预防冲突是一项主要优先事项，我还要强调，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见S/2015/490）指出，必须凭借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源分配，支持建设和平的努力。

尽管我们承认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我们必须确定两个组织都能履行的互补职能，同时利用它们的能力、影响力和经验，以确保在不同背景下采取连贯一致的应对措施。例如，非洲联盟在苏丹、南苏丹、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的调解、促进和斡旋方面的努力，必须与安全理事会的努力和行动保持一致，并且能够相互补充。

我们认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间合作必须继续取得进展的一个领域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在这方面，我们表示，我们支持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加强军事、政治和文职建设和平工作人员行动能力方面提供援助，同时强调人权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核心重要地位。

我国十分重视维持和平行动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这些行动在非洲尤为重要。因为超过60%的维持和平行动在非洲开展，超过80%的联合国所有建制维和人员都驻扎在非洲，并且专门拨给驻非洲特派团的资金占年度维持和平预算的80%以上。

我认为，值得强调的是，过去十年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间的伙伴关系已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包括驻马里、中非共和国、索马里和苏丹的特派团。要使维持和平行动卓有成效，需要这两个组织间更强有力地开展合作；例如，在拟定任务授权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是，两个组织要明确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最后，我们承认，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已在下列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合作机制，除其他外，包括协商决策、共同分析、规划和评估机制的发展；对冲突周期的综合应对措施；以及预防冲突和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共同努力。必

须继续对此类进展作出调整并使其适应新的现实，从而成为建立和加强联合国与其他区域组织间伙伴关系的典范和参照，以便加强协调增效作用并增进互补，同时在任何时候都考虑到各自的独特之处，并尊重每个组织的任务授权。

这将使我们能开发区域组织的潜能并从中受益。《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这些组织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的重要支柱。

易卜拉欣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塞内加尔召开今天的辩论会。部长先生，我们感谢你主持今天的辩论会。我们还要表示，我们感谢所有通报者分别作了通报。我们感谢秘书长的报告（S/2016/780）。它为我们手头的议题提供了更多背景知识。

马来西亚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间、特别是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上的全面伙伴关系。此类全面伙伴关系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做出的集体努力。在此背景下，我国代表团称赞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工作。该办事处在协助加强两个组织间的伙伴关系方面一直发挥着作用。

然而，尽管近年来为改善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仍可取得更多成就，使伙伴关系变得更有意义、更加高效和有效。因此，当务之急是，除其他外，此类合作要继续以共同战略目标和明确的责任分工为基础并以共同评估为前提，以期使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决定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十分显而易见的是，应当通过一个结构化的机制，定期分享关于两个组织间合作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以便在实地产生注重成果的具体行动效益，并通过更加频繁的秘书处-秘书处交流，避免任务出现重复和冗余。

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联合国和平行动和第1325(2000)号决议等的三项全面审查于去年结束。

这些审查及时地提供了一个机会，籍以回顾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促进和维护和平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我们仍致力于在所有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协调与配合下，落实审查的后续行动和执行阶段。

尽管冲突管理依然是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的核心职能，但一直存在继续朝着加强共同努力来防止冲突升级成为对和平与安全的全面威胁的方向推进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全力支持。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坚信，必须继续将预防冲突作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间合作的优先事项。我们应继续提高联合国-非洲联盟预防外交的实效。应当通过早期监测和消除潜在危机局势的行动，使预防外交成为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

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各自区域的发展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区域行为体，有可能为影响和平、安全和发展的积极成果做出巨大贡献。应当鼓励联合国借力发挥区域组织的比较优势，因为它们更加了解各自区域的动态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即使如此，重要的是必须牢记最近在中非共和国、马里和索马里等地的经验，这些经验显示在一些关键领域，压力让区域组织处理此种挑战局面的能力达到极限。没有充分的财政和能力建设支持，执行能力将与区域组织的愿望和决心不相匹配，特别是在充满挑战性的恶劣情况下。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防止将责任分担变为责任转移，对能力尚未充分建立的区域组织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赞赏并赞扬非洲联盟发挥领导作用，对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议程行使自主权。然而我们注意到，非盟的雄心因缺乏必要资源，特别是灵活、可持续和可预测的供资而受到严重制约。我们赞扬并完全支持非盟为加强这方面的自力更生而正在作出的努力和承诺。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们欢迎非盟领导人7月在基加利举行的非洲联盟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大胆的前瞻性立场，即建立并落实非洲联盟和平基金。因此，我们

高兴地支持定于今天通过的由塞内加尔和美国联合发起的决议草案（S/2016/977）。我们认为，一致通过该决议草案将是安理会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出强烈的支持信息。我们深信，该决议草案是进一步巩固两个组织之间密切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步骤。

最后，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产生更多的构想和战略，以加深和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从而增强国际社会和区域组织的能力，有效应对非洲和更广泛地区新出现的威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若奥·佩德罗·瓦勒德阿尔梅达先生阁下发言。

瓦勒德阿尔梅达先生（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28个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均赞同本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主动召开本次辩论会，讨论如此重要的专题，并感谢这份非常出色的概念说明（S/2016/966，附件）。我还要感谢在场的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的代表，他们作了非常有益的通报。

欧洲联盟鼓励并支持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在安全和维持和平领域加强合作，自2006年联合国非洲联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启动以来，此种合作10年来已得到发展。欧洲联盟一贯捍卫有效的多边主义，并侧重加强与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合作。我们还对建立强有力的三角合作进行投资，以应对眼前的挑战，并从全球和长期角度发展能力。与在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我们在索马里、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共同努力取得的结果清楚说明了这种合作的附加价值。

第二，我们非常感谢非洲对艰巨的维和任务作出的贡献，无论是在蓝盔部队之下还是作为区域部

队的一部分。正如所有部队派遣国所知，在作出这种贡献的同时，有时要付出惨痛的人的代价。

我们欢迎2015年对维持和平行动、建设和平架构和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进行审查。我们希望后续工作将包括采取具体措施，改善全球安全架构，同时充分尊重区域组织的作用和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欧洲联盟还促进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与民间社会一起参与建设和平、预防冲突和调解工作。

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有着长期和坚实的伙伴关系。在2014年举行的第四次欧洲联盟-非洲首脑会议确定的五个优先事项中，和平与安全方面方面的合作是所确定的五个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从财政角度来看。在将于2017年11月在科特迪瓦举行的第五次欧洲联盟-非洲首脑会议上，我们将在最高级别上重申目前的政治和财政承诺，支持非洲领导的非洲大陆和平行动。我们8月份为打击博科圣地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付款500万欧元，以及为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付款1.78亿欧元，这是我们持续财政承诺的最新体现。目前正在布鲁塞尔进行磋商，讨论下一个——即第十六个——非索特派团一揽子支援计划，该项资助将用于支付非索特派团部队直到2017年3月的薪金。

自非洲和平融资机制2004年成立以来，欧洲联盟已通过该机制为非洲联盟捐款20多亿欧元。这些资源中的大部分用于支持非洲和平行动，这些行动在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欧洲联盟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广泛、可持续财政支持远远超出了这一融资机制，还包括我们成员国开展的国家和区域合作。然而，对非洲和平融资机制财政资源的需求十分强烈。到2015年底，仅对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欧洲联盟就捐助了10多亿欧元。在这个水平上，非洲和平融资机制很快将无法继续支持非索特派团，并无法针对任何新出现的优先事项作出反应。

（以英语发言）

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非洲和欧洲联盟必须共同努力打击不受边界限制的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恐怖主义对一些非洲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必须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反对恐怖主义。应对这种不对称的危险需要改进方法，需要采取长期安全对策并进行长期部队部署，这就越来越需要可持续融资，而仅仅通过非洲和平融资机制很难做到这一点。

欧洲联盟欢迎7月份在基加利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作出为非洲联盟和平基金提供资金的重要决定，即对符合条件的进口物品开征0.2%的税，这笔税款将自动汇给非洲联盟。调动更多非洲资源是非洲大陆具有雄心壮志和自主权的标志。9月份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财政部长会议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以落实在基加利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的开创性决定。我们期待基金预计在即将于2017年1月举行的非盟首脑会议期间正式启动。在这方面，我要向卡贝鲁卡先生发挥主席作用以及我们正在与他一起开展的良好工作表示敬意。

欧洲联盟还感兴趣地注意到11月7日至10日在卢萨卡举行的非洲联盟政治和安全委员会务虚会的成果，其中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但切实可行的主路线图，这是逐步实现《2063年议程》提出的非洲人关于建成他们所希望的非洲大陆的愿望、特别是关于建成一个和平与安全的非洲的愿望4的里程碑。

欧洲联盟认识到有必要对我们的财政支持作出调整，以实现比较现实的实际能力，例如物流和部署能力。迄今为止，非洲和平融资机制大部分资金都通过非洲联盟支付给政府，作为执行和平支助行动非洲部队的津贴。虽然这种资金仍然是必要的，在某些情况下还很重要，但是，非洲和平融资机制提供的资助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之间需要有更好的互补性和协同增效作用。因此，非洲和平融资机制未来的资助将更多地用于支持预防和调解工作，它对和平行动的一部分资助将从提供津贴转变为用

于加强行动能力，如物流、医疗支持、战略提升以及通信和信息系统，目的是创建可持续的非洲能力，以解决目前和未来的和平挑战。

根据非洲联盟的要求，我们同意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支助方案第三阶段调集资金，数额近3 000万欧元。支助方案的第三阶段将遵循和平与安全架构的路线图结构，同时在2011年以来所提供支助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努力，并促进进一步加强非洲联盟委员会、区域经济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两个区域机制——北非区域能力和东非待命部队的的能力，以履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下各自的任务。

路线图还指出了共同前进的道路，说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下所有利益攸关方应实现的成果，以缩小该构架实施过程中现有能力的缺口。它清楚地确定了在每个优先领域为此目的而应实现的可衡量的具体目标和产出。同样，亚的斯亚贝巴的战略总部需要充分开展业务，这是目前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支助方案的目标之一。欧盟随时准备提供专门技能、技术和培训，以实现这一非常重要的目标。

最后，我们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同非洲联盟建立更加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并加强欧盟——联合国——非盟三方合作，以便在充分尊重非洲自主权的情况下，充分实现建立持久的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016/977，其中载有塞内加尔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安理会准备就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在就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安哥拉、中国、埃及、法国、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西班牙、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牙、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获得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2320（2016）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并投票赞成第2320（2016）号决议，因为我们了解，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的合作十分重要。这种合作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之一，它也基于非洲联盟通过和平解决冲突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播下种子以及为和平与安全提供资金的杰出作用。我国是非洲联盟创始成员国并为此感到自豪，我国完全同意我们两个组织——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所有领域和方面，特别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如果我们要在这一领域实现我们共同确定的目标，就必须建立这种伙伴关系。

第2320（2016）号决议处理了与联合国资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特别是和平基金有关的问题。第2320（2016）号决议还提到非盟决心负起责任，承担其在和平支助行动经费筹措中应承担的份额，这是非洲对这些和平行动自主权概念的组成部分，我们支持这一概念，并要强调其重要作用。非洲联盟成员国正在非盟相关机制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以便进一步扩大视野，以更好的方式确定如何依照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定，确保落实共同供资。

同样，我们将采取切实可行、并且能够妥善实施的行动来启动这种筹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要求迅速完成非盟的讨论，以便能够确定并制订联合国应采取的措施，从而能够为维持和平和和平支助行动提供支持。我们希望这将导致提供

可预测、灵活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非盟的和平行动。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深信，必须加强联合国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以确保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俄罗斯代表团投票赞成第2320（2016）号决议。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就这项决议开展工作期间，共同提案国没有接受一些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的一些重要修正案。

我们感到不解的是，有人拒绝在决议中提及维持和平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已经多次得到会员国的核准。我们无法摆脱一种印象，那就是，这是为了掩盖在违背东道方的意愿并违反公正原则的情况下部署非洲维持和平行动的意图。对任何行动、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核可的行动来说，普遍基本的维持和平原则是必须要遵守的。当请求得到联合国的支持，但是联合国核可的原则却又被忽视时，就出现

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该决议还充斥可能更富有大会及其第五委员会、而不是安全理事会特色的具体措词。

我们请大家注意，在安全理事会同意该决议这件事上，非洲国家代表团之间缺乏团结。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9月29日公报呼吁实现这种团结。我们的理解是，非洲联盟自己尚未就为自身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金的方法达成最后立场，并且打算在将于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峰会期间起草这种立场。

我们也对共同提案国的工作方法不满意。它们并未充分考虑到若干代表团的正当关切，并且固执地坚持其措词，致使更难就这项十分重要的决议达成共识。

下午1时10分散会。